



Robert Musil  
Drei Frauen  
三个女人

[奥地利] 罗伯特·穆齐尔 著 朱刘华 译

我很喜欢普鲁斯特，但我更喜欢穆齐尔。

——玛格丽特·杜拉斯



Robert Musil  
Drei Frauen

# 三个女人

[奥地利] 罗伯特·穆齐尔 著  
朱刘华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女人 / (奥) 穆齐尔著; 朱刘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03-5

I. ①三… II. ①穆…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2409号

书 名 三个女人  
作 者 [奥地利] 罗伯特·穆齐尔  
译 者 朱刘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7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03-5  
定 价 24.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罗伯特·穆齐尔

## 译序

罗伯特·穆齐尔 (Robert Musil, 1880—1942), 著名奥地利作家。生于克拉根福, 早年就读于军事技术学校。先后学习机器制造、心理学、哲学和数学, 并从事过多种职业, 如工程师、图书馆管理员和杂志编辑等,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父母希望他从军, 但他却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成为自由作家和戏剧评论家。1923年, 他获克莱斯特文学奖。纳粹统治时期, 他的作品遭禁, 他本人也于1938年流亡瑞士苏黎世, 后定居日内瓦, 直至谢世。

早在1906年, 穆齐尔就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它奠定了作者在德语文坛的地位。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三个女人》也颇具特色, 显示了穆齐尔写作技艺的成熟, 他因此书获得了维也纳艺术奖。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诞生则使作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小说革新家”,

这部作者耗费十年光阴也未能完成的经典巨著，生前只发表了三十八章，其余的在1952年才得以面世。该书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的社会面貌，通过描写欧洲社会的危机和各种人物的心理与精神状态，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的写作方式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

1939年6月1日，著名德语作家托马斯·曼在写给当时流亡伦敦的“德国笔会”的信中，盛赞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为伟大的杰作，将跨越时空，受后人景仰。虽然如此，穆齐尔的作品在作者生前却未得到同时代人应有的重视，只有文学圈子里的极少数人视他为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一样伟大的天才小说家。他一生孤寂，默默无闻，以致1940年他六十大寿时只收到一封贺信。

但是，真金总会放出光华。1943年，苏黎世一家出版社再版了《三个女人》。仿佛一颗明珠被拭去了厚厚的积尘，几乎被遗忘了的穆齐尔和他的作品开始引起世人的瞩目，全世界的文学界掀起一股穆齐尔研究热。1949年10月，即作者逝世七年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评论罗伯特·穆齐尔为“半个世纪来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时隔四十多

年后，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他的获奖演说中说：“穆齐尔的作品直到今天仍令我着迷，也许我是最近几年才彻底理解了他的作品。我在维也纳时其作品只发表了一小部分。我向他学习到的东西却是最难能可贵的。这就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自己的创作，却不知有无完成之日，这是耐心组成的冒险行动，其前提是一股近乎非人道的顽强精神。”

本书收有短篇小说三篇，通过现实和梦幻相交叉的手法，作者深入探索两性之间的性别鸿沟和灵魂迷宫，着力塑造了三位不同类型的女性。三个文本结构各异的故事，相互之间却有着微妙而缜密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极其精致的美学整体。总之，《三个女人》堪称二十世纪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 目 录

译 序

1

格里吉娅

1

葡萄牙女人

33

佟 卡

63

附 录

123



## 格里吉娅

人生之中，有时候生命明显地放缓脚步，仿佛它踟蹰不前，或想改变方向。一个人这时候更容易遭遇灾难。

霍莫的小儿子久病不愈，拖了一年，病情既无好转也未见恶化，医生要求长期疗养，霍莫却怎么也下不了陪同的决心。他觉得那样一来他就得和他自己、他的书籍、计划还有生活分开太久。他感到他的抵触自私透顶，但这或许是种自我解脱，因为他过去离开妻子从未曾超过一天；他曾经深爱她，他依然深爱她，但孩子让这种爱变得可以分割了，像水底的石头，日夜遭流水冲蚀，被越冲越远。这一可分割的新特性令霍莫惊诧莫名，但他的知识和意志不会让他的爱有丝毫减损。在动身前的全部准备时间里，他想也没想过孤身一人将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夏天，只是无比厌恶海滨浴场和山区。他独

自留在了家里。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入股一家准备重新开采弗森那峡谷的威尼斯旧金山公司。寄信人名叫莫扎特·阿马迪奥·霍芬格特，几年前他在一次旅途中与他相识，几天之内就成了朋友。

但他毫不生疑，认为此事严肃可靠。他拍出两封电报。一封告诉妻子他业已起程，居留地址以后告诉她；第二封电报里他接受邀请，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入股开采工程，也许还会做较大投资。

他在P城和霍芬格特相会了，这是座封闭式的意大利小城，种植桑树和葡萄，很富有。霍芬格特跟他年龄相仿，魁梧英俊，皮肤黝黑，总是居无定所。他获知，公司拥有强大的美国资本做后盾，工作规模将会很大。暂由他俩和另外三名合伙人组成先遣队，进驻峡谷，负责招纳工人、采购马匹、等候工具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

霍莫自己也说不清他究竟为了什么不住旅店，而是住进了霍芬格特的一位意大利熟人家里。那里有三样东西吸引了他。一是红木树皮制作的床，漂亮松软，无比凉爽；一是糊墙纸上的图案，十分紊乱、难看，一望可知尚未画完。还有一张芦苇做的

逍遥椅，坐在椅子上晃荡，观看糊墙纸，整个人会变成上下翻滚的块状物，两秒钟内由虚无里钻出、长大，而又转瞬即逝。

街头的空气洋溢着雪和南方的混和气息。时值五月中旬，一到晚上，大型弧光灯光芒四射，弧光灯挂在横系的绳子上，高高的，灯下的街道宛如深蓝色峡谷，你不得不在那幽暗的谷底行走，而头顶的宇宙里是炽白的太阳在啾啾作响地旋转。白天能看见葡萄园和森林，熬过了严冬，它们红黄绿交杂，因为这些树不落叶，枯萎和新生并存，像公墓上的花圈，坐落其中的小别墅或红或蓝或玫瑰色，一目了然，恰似不同颜色的骰子被不带感情地以一种他们不熟悉的、奇特的组合法则扔在那里。葡萄园上方是墨绿的森林。那座山叫塞尔伏特山，森林上方是高山牧地，牧地上白雪皑皑，牧地起伏绵延，呈波浪形，越过邻近的山峰。牧地两旁是陡峭的小山谷，先遣队将进驻这些山谷。山里的男人来城里送奶、购买油煎玉米饼时常带来大块水晶石或紫晶石，据说山峰间遍地是这些矿石，就像别处的草地上开满了鲜花似的。这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个地区像夜空星

辰一样陌生而熟悉地闪闪发光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某些令人渴望的东西。他们骑着马进山，当六点钟经过圣奥苏拉时，他们听到一群夜莺在一座小石桥上鸣啾，小石桥横跨一道灌木丛生的山沟上方，那群夜莺如果没有一百只，至少也不下二十只；此时天色大亮。

进入山谷，他们到达一个古怪的地方，这儿地处山坡，通向这里的羊肠小道，先是由一块块大石板有规律地铺成，然后分成几条短短的、陡峭的岔路，钻进草地，顺坡而下，逶迤如小溪。站在路边，见到的都是破败贫困的农屋；但你若从山下的草地朝上望去，你会疑心是回到了史前的木桩村落，因为朝向山谷的那一面，房屋全建在高高的山梁上，厕所离房屋稍远，修在斜坡上，用四根树干长的柱子支撑着，像轿子的轿座。村子周围的景色也不无特点。一道略大于半圆形的巍峨屏障，奇峰峭壁包围着一块洼地，洼地中央平地凸起一座锥形小山丘，山丘上覆盖着森林，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像一只钝圆锥形的空心蛋糕，流过洼地的山溪将它切掉了一小块，顺谷而下的小溪对面山壁突兀，村庄就悬挂在这一侧。雪线下随时可见围谷、矮松和几

只溃散的孢子。在中间的山丘顶上，野鸡已在交尾，朝阳的草地上绽放着一簇簇黄、蓝、白色的星形花朵，那么大，仿佛有谁在此倒下了一麻袋塔勒<sup>①</sup>。若再从村后爬高一百步左右，你就会到达一块平地上，面积不太大，分布有农田、草地、干草仓库和零星的住房，在朝向山谷凸起的堡垒前面，一座小教堂俯瞰着尘世，晴天丽日，它跟山谷的距离如同大海之于河流入海口；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受到赐福的洼地的金黄色的尽头，哪里又是苍茫天空的云彩。

幸福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白天，他们待在山上，在倒塌的旧坑道入口和试开的新探井旁，或走出他们已计划修一条大道的山谷；一大块空地，融雪已使它松软膨胀。他们在人群中大把大把地花钱，像神灵一样管理他们。他们不问男女，一律雇佣。他们将男人组织起来，派往山上，让他们连续数周待在那里；他们将妇女组成运输大队，将备用工具和给养运往几乎无路可通的山上。石头校舍被改建成了仓库，在那里上下货，存放货物；等候的女人叽叽喳喳，一个男人尖着嗓门在逐个点名。偌大的

---

<sup>①</sup> 塔勒是旧时流通于中欧地区的一种银币。

空背篓装得满满的，以致膝盖弯曲，脖子上血管鼓胀。如果是替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装货，目光就会盯在她身上，嘴唇久久合不拢；她们排成队，听从指挥，像一群安静的野兽，排成蛇形步履维艰地往山上挪步。但她们背负的是鲜美、罕见之物，那是面包、肉和葡萄酒，而背运铁仪器时则毋须小心翼翼，这样除去现款工资还能落点有用的东西，因此她们都喜欢背，还感激将这好事带进山的那几个男人。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在这儿你不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审查：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可靠、强大、吓人还是娇小、美丽——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不管你对生命的种种现象怎么想，你都会找到爱，因为你带来了好事；它像打前站的先行者，到处都为之备好了洁净的客床，人们眼里藏着欢迎的礼物，妇女们可以任其自由流露，但有时候，当他们经过一块草地时，也可能会见到一位老农站在那儿，挥着大镰刀，像个活生生的死神。

顺便说一下，住在山谷尽头的是群奇怪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主教掌权时代从德国迁来当矿工的，他们今天还像一块被风化的德国石头散布在意大利人之间。古老的生活方式保留了一半也遗忘了一

半，而保留下的东西大概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了。春天，山涧冲走他们的土地，曾经修建在山丘上的房子如今却处于深渊的边缘，他们置之不理，反过来新时代又将各种脏垃圾冲进他们的屋子。有刨光的便宜柜子，可笑的明信片 and 油印画，有时也有大概马丁·路德时代就用来吃饭的餐具。因为他们是新教教徒；但除了这种笃守信仰使他们未被意大利化外，他们也不是一群好基督教徒。因为穷，几乎所有男人新婚不久就离开娇妻前往美国混上几年；回来时他们带回节约下的少许钱财、城市妓院的恶习和不信神，却没有带回文明生活的敏锐精神。

霍莫一开始就听说了一则故事，它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事情发生不久，可能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一个长期离家的农民从美国归来，在小屋里他妻子的身旁躺下了。他们鸳梦重温，快快乐乐地过了一段时光，直至花完了最后的积蓄。当许诺寄自美国的存款久候不至时，这位农民又上路了——像该地区所有的农民那样，外出打短工赚钱养家，而妻子只得继续料理无利可图的家务。但他一去不回。几天之后，这位美国归来的农民又来到一户偏僻的农家，向他的妻子精确地细数分别的日子，

要求吃分手那天吃过的东西，对早已死去的牛也了如指掌，他规规矩矩，和孩子们很合得来，这带给他另一番生活，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的生活。在一段舒适愉快的日子之后，这位农民也带着不值钱的家什再次外出，一去不复返了。此事在这一带又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人们才终于发觉那人是个骗子，他在美国和她们的男人一块儿工作过，将诸事向他们探听得一清二楚。他在什么地方被当局逮住关押了起来，谁也没有再见过他。大家很难过，因为谁都想再和他一起过上几天，将他和她们的回忆做一番比较，以免被人嘲笑；因为人人都觉得当时就发觉有什么与记忆不太吻合的地方，只是谁也不敢肯定，她们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都不想给还乡的丈夫增添麻烦。

这些女人就是这样的。她们腿上套的是褐色棉裤，裤子上缀有红色、蓝色或橘黄色的宽滚边，她们头上戴的胸前扎的是廉价的卡其印花布，布上的图案是现代化工厂生产出来的那种，但颜色或裁剪上总有什么会让人回想起上个世纪。这比其他地区农民的装束要陈旧得多，它经历了所有的年代，姗姗来迟，气尽力衰，但你若细细打量，便能清晰地



感受到它的存在。她们脚上的鞋像独木舟，由于路基不好鞋底钉有两根刀样的铁条，她们穿的袜子或蓝或灰，走路姿势像日本女人。当她们必须等待时，她们不是坐到路边，而是在小路中心找块平坦的地面坐下，膝盖像黑人那样曲起。偶尔她们也骑驴上山，此时她们不坐驴背上，而是跟男人一样用麻木不仁的大腿夹住锋利的木鞍边沿，又很不雅观地抬起双腿，让整个上身轻轻晃荡。

但她们热情友善，无拘无束，颇能感染人。“请进。”有人敲她们家门时，她们像公爵夫人一样诚实地说；当你和她们站在一起，随意聊天时，有人会极其礼貌、毕恭毕敬地突然问一句：“我可以帮您拿外套吗？”当霍莫博士有一回对一位可爱的十四岁女孩说：“来草堆里吧。”——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他突然觉得草堆如此自然，就像食料对于动物一样——那张孩子脸毫无怯意，女孩头扎祖先留下的尖尖前凸的头巾，鼻孔呼呼地翕动，眼神热情烫人，小鞋的鞋尖在脚趾周围翘起，如果这一切不是对男人的渴求表示出的可爱而笨拙的惊讶，她一定会像滑稽剧里那样，连同肩扛的耙一起一屁股跌倒的。另一回他向一位貌似戏剧中德国寡妇的高个子农妇